

目錄

序一	「無窮」的「檔案」……	阮小清	03
序二	我們的路，還很長	岑應	04
序三	無窮之路——五年的路、一生的課	陳貝兒	06

總論

回望無窮的旅程	12
---------	----

第1季

無窮之路

走出窮困之鄉，見證脫貧之路	28
· 由尋村尋人開始	29
· 村民在哪裡？是不是拍戲？	32
· 第一次高原反應	34
· 涼山的懸崖村	36
· 怒江上的溜索	45
· 他們真的是學生？	49
用教育縮短山區與城市的差距	58
戈壁灘上的「吊莊移民」奇蹟	62
生態扶貧，還給大自然一個家	66
希望小鎮，家門口的幸福	70
咖啡改變命運，佉族女人站起來	74
天空之城，丁真與理塘的奇蹟	78
理塘之後，網紅遍地	82
洋助理與中國扶貧書記	86

第2季

無價之保

踏上生態修復的救贖之路	92
· 抗疫之年	93
· 高原精靈與兩代巡護員的血汗	97
· 「死亡之海」成綠洲的奇蹟	107
長江十年禁漁，守護母親河	114
洱海保衛戰，壯士斷臂的抉擇	118
大象回家，人象共生的奇蹟	122
雪山之王的守護者	126
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	130
垃圾變寶，環保新生	134
海底植樹造林，令水世界回復色彩	138

第3季

無垠之疆

追尋新疆與西藏之夢	144
· 闖蕩四海自駕遊	146
· 筋疲力竭之路	150
· 又是沙漠的折磨	151
· 一生一次的拍攝	152
· 吃吃喝喝的生活體驗	156
· 新疆篇	157
從繁榮都市至邊界民族	157
自駕的挑戰	162



· 西藏篇	165
一生一次的布達拉宮	165
西藏之苦	168
消失的王朝	169
旅行的意義	173

第4季

一帶一路

出走中國，連結世界	194
· 非官方的隨機應變	195
· 中國組的協助	197
· 沙特阿拉伯	200
穆斯林朝聖路上的中國鐵路	200
貼地才是採訪的鐵則	204
· 肯尼亞	207
我們在野外被扔下	207
Nakupenda 中國	210
為貧民窟小孩造夢	213
馬達加斯加：從貧窮中播種希望	218
埃及：文明古國的新貌	226
希臘：債務危機後的港口奇蹟	232
塞爾維亞：戰爭後的浴火重生	238
阿聯酋：科技綠洲的轉型之路	244

第5季

智行無疆

邁向「智造強國」的創新革命	252
· 打開工廠之門	253
· 誠意打動老闆	255
· 如何呈現冰冷的科技	258
· 科技知識的轉化	260
· 如電影般的成功故事	264
北斗指路，智造未來	270
機器狗、外骨骼與重生的希望	274
從汽車大國到飛行汽車	278
中國的無人機	282
AI 的眼睛，解鎖世界	286
百年京張，從「爭氣路」到智能高鐵	290
鋼鐵蚯蚓的基建奇蹟	294
從「地無三里平」到「高速平原」	298
中國工廠的智能革命	302
清潔能源與中國芯片，自主創新的征途	306



總論：回望無窮的旅程

這趟旅程，由 2021 年正式開始。今年踏入第六年，在繼續上路之前，先來回顧。

《無窮之路》團隊的核心，是一前一後兩位女子，編導岑應與主持陳貝兒。在幕後，還有一個負責指揮方向的監製阮小清，再加上兩名攝影、一名製片。就這麼一個小巧的團隊，力求輕裝上路，步履盡是崎嶇與艱辛。正如岑應所說：「路漫漫其修遠兮」。

前面的路途漫長，追求的目標遠大，過程也極其艱難。這是一條脫貧之路，也是見證時代轉變之旅程。

—— 第一輯的契機：脫貧攻堅 ——

《無窮之路》這個節目名稱簡單而直接。監製阮小清直言，很多人都稱讚這個名字取得好：「其實這是來自我們集團的助理總經理（新聞及資訊）袁志偉先生。我覺得『無窮』這兩個字已經十分呼應主題；而『之路』，你看，這條路是多麼的長。『無窮之路』真是無窮無盡，意思真的很好。結果，我們連續五年做了五輯。」

2021 年 2 月尾，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，習主席宣佈中國已經成功脫貧。阮小清回憶道：「那時袁志偉先生找我傾談，說到國家用了大概八年時間，令接近一億人脫離窮困或者很艱難的日子。他問可不可以做一些紀錄特輯呢？所以第一輯的主題是

很突顯的，就是關於中國如何成功脫貧，也就是習主席所講的『脫貧攻堅』。就是因為這樣，才有了這個節目。」

阮小清和岑應都是來自無綫電視長壽的新聞專題節目《星期日檔案》，阮小清在新聞部亦製作過不同類型的專題節目。「最初我們的構想，就是覺得既然脫貧成功，當中應該有很多故事。多年製作《星期日檔案》，我們都習慣用人物去記錄事情，亦擅長資料搜集，懂得如何將相關的內容貫串成好看、觀眾會喜歡的內容。」

擬定節目內容的方向後，最重要就是尋找合適的人選。阮小清說，她第一時間就想到了岑應：「她可說是節目的大腦，負責前線、採訪與製作。我們在《星期日檔案》合作了十年八載，接著她被調到綜藝科，那時也很成功，製作了很多出色的節目，例如《嫁到這世界邊端》、《盛女愛作戰》。因為想到我們要製作一個脫貧的故事，必定要用人物，脫貧都是說生活，少不免就是人物的故事與經歷。岑應的風格夠跳脫、生活化，又有很豐富的想像力，於是我邀請她『回巢』。」

—— 用不熟內地的人闖內地？ ——

阮小清曾製作過不少關於中國發展的專題節目，經驗豐富，然而這次她卻揀選了兩位跟中國主題好像有點距離的核心人物。岑應表示自己香港土生土長，一直以來對內地的情況比較陌生。她從新聞系畢業後便加入《星期日檔案》：「做了十年後，到達一個瓶頸。後來有機會調職到綜藝科製作真人騷，嘗試做較刺激的內容，是一個大挑戰。然後，在那邊又待了十年。剛好小清媽媽——我叫小清作媽媽——提出了這個機會。我對內地是零認識，所以是個全新的挑戰。」



一說即合的不只岑應，還有我們在熒光幕前看到的陳貝兒。阮小清說：「其實也沒有甚麼他人之選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她。首先是岑應和貝兒曾經合作過《嫁到這世界邊端》；而且我們覺得她比較『知性』、很『時代女性』，曾經在加拿大讀書，可能對中國貧窮的體會與感受會有所不同。而且她本身是主持人，不是藝員，真實感比較強。我們覺得她合適，剛好她有檔期，又有能力，可說是一拍即合。」

陳貝兒回想最初收到新聞部的邀請，是在 2021 年初：「當時正值疫情，整個世界的步伐都放慢了。有一天收到新聞部的電話，告訴我公司正準備一個新節目，是關於扶貧的，要回內地拍兩個月，問我有沒有興趣？」還未談及詳情，對方就告訴她首先需要隔離，然後要去一大堆陌生的地方。「那些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地方，例如懸崖村、四川大涼山、怒江，聽到名字都覺得要上山下海，像歷險記一樣。當時我覺得反正也是坐在家裡，在那個世界都停下來時候，既然眼前有機會，不如就嘗試一下，當是讓我多看看這個世界。沒怎麼考慮，我就答應了。」

陳貝兒說自己出道二十年，去威尼斯、奧斯卡、康城，到拍攝《嫁到這世界邊端》，一直都是向外闖的，帶著鏡頭向觀眾說故事。「我自己也覺得這是我所喜歡和熟悉的事情。這次要回內地很多地方作密集式拍攝，因為我喜歡到處去看這個世界，所以是興奮多於擔心，不懂得害怕，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。那時候完全沒想過節目播出後的反應會怎樣。」

突破傳統新聞框架

阮小清提到，當時的大原則就是不會找平時新聞部的主播，「其

實我們也是在闖一條新的路，就是可以主觀一點。所以我們的原則就是用新聞部的嚴謹製作，但做法可以不只是尋求觀點平衡。我經常舉一個例子，記得第一輯在懸崖村，貝兒爬樓梯的時候很害怕，陪著她的大哥就說：『你看下面多漂亮』，但她在旁邊還是說：『不看啊不看啊』。我看完之後印象很深，因為很自然。如果我們用新聞記者的角度，無論多害怕都要裝作不害怕，因為要很客觀地示範；但她那種真情流露是兩回事，很有現場感和真實感。」

除了兩個女子之外，岑應補充，拍攝團隊中還有一個靈魂人物：「那是一個內地的女製片，她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。我們在內地人生路不熟，很多地方都是深山野嶺，怎樣叫車？訂甚麼酒店？她一向都是幫我們公司做製片的，除了經驗豐富，本身也是廣州一個導遊，全中國所有偏僻的地方她都走過。她的業餘興趣就是旅行，曾經一個人在西藏生活了一年，又可以一個人徒步在無人區走三日兩夜。所以其實她是我們的『盲公竹』。」岑應說，實在很感謝這位偉大的「大內總管」，在路途上處理了很多棘手的問題：「包括一些和內地人的溝通，很多時候真的是雞同鴨講，不只是語言，還有文化差異。我跟當地人說完一輪要怎樣，對方也不明白，但她三句就搞定了！」

香港人的視角

第一輯節目出街後，不只香港，內地的反應也很好。阮小清說，當時內地傳媒經常邀請他們接受訪問。內地不少觀眾都覺得，講脫貧的節目內地已經做了很多，但《無窮之路》做出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。「原因很簡單，就是我們用香港人的視角去拍攝。我們最初其實真是不清楚那些貧窮村落的狀況，以為他們還是衣衫襤褸、廁所很髒之類。但我們去到現場，發現已經不是這樣了，



可能因為我們拍的時候已經是脫貧成功，當然我們亦有請當地提供舊有的拍攝片段，便能看到鮮明的對比。」

阮小清強調，這五輯都是用香港人的視角出發。「第一輯的確是比較突出，因為這一類的特輯香港人做得比較少，有新鮮感，人們會有窺探慾。你講無窮、講脫貧，每個人都想知道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，每個人都很好奇。電視劇都是很華麗、很富有，都是虛構的，但我們是紀錄片，我們真的要記錄平民百姓，所以我覺得體驗真的很不同。就如我們一直說，這是香港人的角度，主角不是甚麼特別的官員，而是用人物個案講故事。這樣可以說是打響頭炮了，更在內地引起熱話。」

不過阮小清坦言，最初的動機絕對不是要回內地播放，因為 TVB 的目標觀眾群就是香港人。香港人對於內地的貧窮狀況可能不了解，或者有刻板印象，團隊最想讓香港人知道的，是國家脫貧的過程。岑應也提到，正因為對內地的認識是零，所以在製作的時候沒有太多包袱：「最初我也很慌張，我不太認識內地的情況，可以怎樣做？會不會做出來不太專業，或者不夠深入？後來發覺原來我們的製作在內地的迴響更大，就是因為內地的普通觀眾認為這樣比較真實。因為甚麼都不認識，大家都是從自己的興趣角度出發，結果做出來的版本，和內地一些比較正式的扶貧政策片有所不同，那些片大多比較千篇一律、比較官方，訪問很多官員、講很多政策。」阮小清續說：「如果從頭看完五輯，應該會留意到一點：我們基本上沒有訪問官員，充其量只在一兩集有鄉村的書記，但他們都是在前線工作的。」

團隊最初沒有想到反應會如此良好，也沒想到會做到五輯。每次都是完成一輯後，再構思下一步。「我想也只是是一兩個月準備，然後就要上路拍攝，真的很有效率。」

歷年五輯的主題演變

阮小清細數這五年的進程：「從第一輯的脫貧出發，團隊逐年拓展視野。第一輯，脫貧攻堅，說中國如何成功脫貧。第二輯談生態環保，正視經濟好轉後產生的環境污染，探討『無價之保』的綠水青山。第三輯說種族融和，故事不離人，探討人的顧慮，特別深入新疆、西藏等值得探討的地方。第四輯一帶一路，走過內地這麼多地方後再走向國際。因為『無窮』不單只是中國，如果格局更大同、更宏觀一點，是希望全世界都可以走上『無窮』之路。團隊記錄了許多在外國帶領中國項目的工程師，他們雖然默默無聞，卻是了不起的人物。當中展現了這些中國前線專業人員的經驗，以及中國如何出心、出力、出錢。第五輯主題是科技強國，探討中國如何從『製造』跨越到『智造』。」

體能考驗

動身之前，不只為節目作好準備，身體也要準備好。岑應笑說自己也不年輕了，所以在出發之前兩三個月，便開始鍛煉身體：「平時也有跑步，但可能天氣不好或有其他事情就不會去。但在臨出發之前，特別是第一季，我會帶著波鞋、短褲上班。有時候沒甚麼事情趕著做，便會早一點下班，從公司跑回家。總之大概三個月前，便會全力以赴做運動，練好體能。」除了觀眾在鏡頭前看到的上山下海，其實整個旅程在路上也需要花費非常多的力氣，「很多時候搭高鐵穿梭不同地方，不知道為何我們永遠都要趕高鐵，就像離開地球的最後一班列車一樣。就算預好時間，最後也都在趕。我們的器材又多，拖著很多箱行李，走到月台上看到那班車真的要走了，我們就衝啊！跑完都不喘氣，便覺得平時做運

動真的有用。」岑應笑說，見到其他隊員氣喘吁吁的，就慶幸自己有好好鍛煉。

陳貝兒則說，在裝備上其實沒甚麼特別準備：「就是行山鞋，都是比較普通的東西。因為第一輯真的不懂得害怕，心態上也沒甚麼特別，只是做好功課就出發了。」雖然是主持，但陳貝兒強調在出發前她看了非常多的資料：「這是一個很大的題材。我本身不是新聞從業員，更加要惡補，然後帶著很多問題上路。當時我對內地不是那麼熟悉，不是很了解究竟是甚麼情況。所以我是帶著很多問號上路去尋找答案，抱持一個探索的心態。」

岑應說到，作為一班在香港長大的都市人，雖然也曾到不同地方拍攝，但外景很少會刻苦到這個程度。作為節目大腦，採訪的人物失蹤、行程延誤、拍攝的難度，加上舟車勞頓、置身無人之境，岑應直言心理壓力很大。「因為別人都唯你馬首是瞻，你必須帶著大家走，又不好意思告訴他們：『唉，糟了，其實明天那件事我也不確定。』就算是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，大家在極度疲累時都會心情暴躁，容易發脾氣。」岑應在路途上一直跟阮小清聯絡，而對方也擔當了心理輔導的角色。

I 生活化的拍攝手法 I

背後是淚水汗水，呈現給觀眾的卻是輕巧生活化的故事，岑應說整個拍攝風格，就是希望做到真實、隨性，不諱言要有點像YouTuber。難怪鏡頭前看到陳貝兒經常走入村民之間，又會拿著自拍器到處走。阮小清解釋這種小團隊的拍攝方法，好處在於具機動性，行動快，不需要商量那麼多。岑應也隨即回憶起在現場遇上其他拍攝團隊時的情景。「他們都是一大班人，那種助手身

邊還有一個助手的規模。我有點不明所以，有沒有這個需要呢？可能他們的製作和我們完全不同，是寫好稿、分好場景。好像有一個場景，我們的個案人物也在場，對面有六個人，都在拍同一樣東西，究竟帶出甚麼效果呢？」岑應補充，雖然沒有預先寫好劇本，但每次都會準備充足，例如關於故事裡面的人物、網絡上找到的採訪文章。「拍攝前會將所有資料放在我們的群組裡，大家看完，明天就出發。」

作為主持的陳貝兒也認為用這種拍攝方式，與受訪者的溝通會更好，「不是一大群人衝過去，我們只是拿著輕巧的器材，受訪者的戒心會低一點，會覺得親切一點，也會說得自然一點，能夠真情流露，也是這個節目的優勝之處，我也十分喜歡這個方法，用港人視角，輕鬆的、貼地的角度而不是說教，帶著大家去遊歷、去經歷，一起體驗。」

節目的統一風格也需依賴後期的製作，監製阮小清解釋，後期製作需要兩三個月，當中牽涉很多細節的調整，剪接以外還需要調色，因為不同機器的畫面顏色都不同。剪接師余浩綸說，這比起平日的節目難度更高。「後期會好一點，但拍第一輯的時候，很多科技還未成熟，看起來顏色的差異很嚴重，所以每個鏡頭都要調色。我的工作首先是將片子組織起來。現場可能有幾張記憶卡，每張卡都是不同的角度，但可能拍的都是同一個位置。我就先組織這個位置，跟著岑應寫的大綱，然後再慢慢想怎樣做。我也會以自己去旅行的感覺去剪，當有感人的地方，會特別處理，例如放慢步調，因為有時可能要用三十秒去解釋那個人在事件裡的關係。簡單來說，剪接就是做氣氛，在特定時刻帶出感動的地方。」

余浩綸坦言，自己特別喜歡第三輯：「因為用了航拍和穿越機（First Person View），效果非常好、很靚。沒想到西藏可以這麼



美，有機會很想去玩。看到大家在路上開車，好像去旅行一樣。」他也提到剪接時的趣事：「處理懸崖村那集的時候也很震撼，真的會想，他們怎樣回家？走一走都面青唇白。」他說笑道：「我通常都會把醜但真實的鏡頭剪出來，岑應當然不出鏡，通常是貝兒。偶爾拍到她醜的時候，妝也溶掉的樣子全都播出來，但她的確是很辛苦的。」阮小清續稱：「剪完片之後，還需要導演在最後進行包裝。另外，節目也會以雙語廣播，在英文台播放。」

萬里路的蛻變

《無窮之路》第一季播出後，在海內外屢獲殊榮，阮小清表示一定會繼續做下去。當然，究竟接下來是沿用「無窮之路」，還是會改一個新的名字，有待團隊進一步探索。但這一類模式的節目，說不定能拍個十輯八輯，她希望每一年都有新製作，而且是原班人馬。「我們做紀錄片，就是想將一些訊息帶給觀眾，如這集是講環保的，那集是講脫貧的。完成後，特別是前線人員，包括我自己，也會有很多頓悟，可能是對人生，或者對國家的發展認識更多。作為監製，我們的初心就是將更多的訊息帶給香港人，不會想那麼多，譬如會不會去參展、得不得獎，如果有的話，那就是錦上添花。」阮小清說希望接下來的拍攝多一點人情味的故事。「特別是現在國家脫貧之後成為小康社會，如何可以增強人民的幸福感？」

這五年的歷程，無論在體能、眼界、吃苦耐勞的程度，對岑應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成長。她自豪地說：「還有甚麼未曾見過的？回想這麼多年來，一直在香港這個大都會生活，遇到問題時很煩躁，會覺得應付不來。但在這五年裡，很多突發問題都應付得了，像千里迢迢去找一個被訪者，結果發現他已經去世了；談判很久，最終某些地方卻不讓拍攝……但最後又都解決了。有些事會用一

些不能想像的方法解決，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。經歷了這些情況，心理質素也變得淡定。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會在乎別人的眼光，很介意批評、收視如何、工作表現如何。但去了那麼多地方，跟那麼多人聊過，有時跟被訪者接觸，他們都很純樸，談著談著，發現他們在這樣的條件下竟也生活下來了。我們去的地方九成九都是窮鄉僻壤，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像達曼人，你有沒有聽過？他們在中國只有二百多人，我們就這樣翻過一座五千米的山，去跟他們聊天。以前我可能會很計較節目有沒有得獎、討論區怎麼說。但我現在覺得很實在，心中清楚知道自己經歷過甚麼。」

岑應笑言將來老了，也算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個交代。「人一世物一世，去過那麼多不是旅遊景點、平時根本沒有可能接觸的地方，見過那麼大的世界，面對自己的問題時就會有一種豁達，有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自信。有甚麼解決不了？」

不只是工作上的心態，岑應還談到自己由內到外的蛻變。「以前我也喜歡買名牌手袋，不是上班用的，是專門跟朋友去 high tea 時用，像一種身份象徵。但這幾年出差回來，長期背著的就是一個舊背囊，上面沾滿了各地農村的礦物質和肥料，即使跟我的舊同學聚會也帶著它。她們笑我的背囊殘舊，我跟她們說，這個袋和我經歷過可可西里，跟藏羚羊擦肩而過，比名牌更有價值！以前我的眼界就困在自己那口井裡。現在心的境界不同了，自己覺得很實在，重新找回了一些安全感。」

預想到老懷安慰的，還有陳貝兒：「我覺得到七老八十的時候，回想起自己做過這樣一個節目，真的是無憾的。這個節目具備娛樂性，讓人看得開心；另外，也能得到一些訊息，甚至是感動。這是節目團隊的功勞，自己有份參與其中，覺得很幸運。」雖然過程那樣辛酸，但陳貝兒從來沒有後悔，「工作不是求舒服，要



舒服，就留待退休吧。有機會工作是一個福分，再加上這是一個讓我學習和增廣見聞的機會，我覺得是要去把握，多於去抱怨。」節目也帶給她意想不到的熱烈反應：「我跟團隊出生入死——真的是出生入死，而且我們人很少。尤其在內地，他們都很驚訝這個節目用這麼少的人力就可以拍出來。我覺得香港精神就是這樣。讓我意外的是原來很多小朋友、很多學生都是我們節目的粉絲。比較難忘的是，很多海外的觀眾，甚至他們都不是華人，而是外國人，藉著這個節目了解到中國的發展，真的很有意義，辛苦一點都值得，因為記錄到這個時代一些窩心的故事。」陳貝兒笑說，經常有網友說笑，問下年需不需要助手隨行。「觀眾很想參與其中，覺得我們已經是大家身邊的團友，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，那種感覺很強烈。」

假如沒有《無窮之路》，陳貝兒笑說：「如果當初沒有接到那通電話，個人成長會少了很多。回想這五年，真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每一年都覺得自己的內在更豐富，多了很多感覺，長了很多知識，讓我能走更遠的路。回想當初有否覺得太辛苦而想放棄？真的沒想過，因為一定會堅持下去。就算我爬那條天梯，累得想死，都要撐下去，唯有堅持才會看到希望。如果沒有這五年，就沒有這麼多豐富的人生經歷。還有，我真的有想過，將來七老八十的時候，作為主持人拍過這樣的節目，真的會老懷安慰，很滿足。」

陳貝兒笑說，很多時候走到街上，都會遇到男性觀眾對她說：「『你這麼能熬。』如果不是這個節目，我也不會走二千級樓梯，發現原來自己決心去做一件事，就一定會有辦法完成。反正我就覺得激發了自己一些潛能，一些想不到的能力，最終都做到了。我覺得心態很重要。如果你說辛苦的話，確實有些舒服一點的節目可以選擇，但是公司要用到我的話，實在是非常值得做的。」

雖然歷盡艱辛，陳貝兒不只從沒後悔、從沒想過放棄，更甚的是，渴望再來一次。「我真的想回懸崖村，即使要我再走三次也願意。因為我和某色拉博已經成為了朋友，平日也有溝通。我想回到那裡，看看五年之後，現在發展成怎麼樣？也想看看大家的發展是怎樣，那些孩子也長大了。」還有那些震撼心靈的畫面，至今仍刻在她的腦海裡：「我在西藏看到岡仁波齊峰，真的有一種很懾人的感覺。非洲的小朋友露袒著身體，如果不是親眼看到，是不會懂得那種衝擊的。看到美麗的風景，內心也會激蕩。因為西藏真的很美，日照金山，那裡真的是仙境，在傳說之中是神仙住的地方，真的覺得自己離天堂很近，很神往、很嚮往。原來這個世界有這麼美麗的地方。」

—— 每次拍完，智慧多了 ——

在鏡頭當中，觀眾可以清晰感受到陳貝兒當下和被訪者的互動與真實感受，有時候她會因感動而流淚。她笑說因為攝影師二十四小時不會關機。「我覺得最重要是要共情、要投入，否則那些訪問問題就只是文字，只是別人寫給我的東西。但如果你真的關心他，被訪者是會感受到的。人和人之間的交流一定要夠真誠，譬如有些村民未必想公開他們的家境，這些也要事先和他們溝通，不可以一上來就拍，要保護受訪者的權利。」

陳貝兒說出道以來，一直很喜歡和別人聊天，也很喜歡認識朋友。「藉著這個節目認識了很多朋友，如今也有聯絡。我們在城市生活，可能習慣了在舒適圈，但跳出來的時候，就知道原來這個世界有很多生活的方法和看待事情的角度，令自己面對和思考人生時都會有啟發和得著。每次拍完，都覺得智慧好像多了。」





陳貝兒憑此節目獲得「最佳女主持」、「感動中國 2021 年度人物」，自言沒有壓力，只是使命感加強。「這是一個紀錄片，紀錄片就是純粹記錄這個時代看到的畫面、美麗的故事，純粹是最真誠的記錄。我每年給自己的功課，就是要以二百分的付出去拍攝這個節目。這節目做了五年，記錄了 2021 至 2025 年

這個年代的故事。如果將來有人想了解我們這個年代的情況，翻看《無窮之路》，便可了解一二。所以我覺得很值得，辛苦一點都要繼續做。」